

翻轉吸管印象 環保吸管在臺灣

何家慈



環保吸管的出現，提供愛喝冷飲的民眾，另一個既能滿足個人飲食渴望，又能稍稍減輕垃圾量的新選擇。儘管環保吸管本身存在著眾多的不方便性，然而在臺灣各地，漸漸有不少店家開始使用環保吸管取代被一次性使用的塑膠吸管。以成立於2013年的環保吸管廠商QC館為例，已銷售約三十萬組以上的不鏽鋼吸管。隨著人們環保意識漸趨濃厚，一場又一場的吸管「微型」革命，正點點在臺灣各地展開。

位於新北市永和和水源路上的一家店謝謝DOUMO，從2017年1月21日開店以來即使用玻璃吸管，外帶冷飲使用紙吸管，店內也販賣QC館提供的不鏽鋼吸管。儘管成本高、清洗不易，十個月來，店內仍然從未使用過塑膠吸管。

一份珍貴的開店禮物——DOUMO開張

捷運永安市場站下車，十一月傍晚的永和，涼風徐徐，路燈盞盞甫亮。幾十個剛下課的高中學生和早些脫離工作的男女們，穿梭在車站外的人行道。逆著人群，過了馬路。三角窗的手搖杯店，聚集著不少男女，耳中塞著耳機，一手托著各色的飲料，一手使力握著塑膠吸管。「啾！」含著吸管使勁一吸，沁涼滲入咽喉。

手中拿著手機定位地圖。過了數棟高大看似辦公的大樓。再左轉進入小巷。繁華的城市日常瞬間靜默，平房，機車，生鏽的腳踏車。我縮著身子走過漸漸收束的窄巷，繞了一陣。再

“ 後來有很多事情其實都是被她影響的，像我們店裡的衛生紙是用再生紙製成的衛生紙，菜單也是用再生紙列印，再來就是環保吸管。希望這樣能減少一些一次性使用的垃圾。 ”

直行，沿著手機地圖，右轉水源街。「謝謝DOUMO」招牌陡然出現在右方。似小木屋的格調，外頭放了一組座椅。隔著由木頭框在外的玻璃門望進去，棕色的木質地板和仿磚牆的吧台設計，在左右平房間獨樹一格。

羅士翔。37歲。在店裡常常是一件素色T恤，圍上腰巾，背後再將兩條長毛巾又在腰際。謝謝DOUMO的老闆。四個孩子的爸。大學就讀中文系，以前從事飯店業，另外還在補習班兼差當日文老師。燕子是羅士翔的妻子，是一個家庭主婦，在還沒開店前，每天在家裡都忙著做好幾個便當，羅士翔的、還有小孩子們的。偶爾會嘗試新的菜色與口味，在臉書上也能時常看到老闆娘用心的「作品」。羅士翔驕傲的笑說：「那時候她做的便當真的超級棒的！不是你能想像的。」因此，燕子通常都待在廚房裡，為顧客準備簡餐、咖喱飯。

當時，羅士翔在陪燕子買菜的路上，看見離家不遠處，水源街巷子口有一家店面出租。回到家，和燕子簡單討論了一陣，便在幾個小時內的思考時間就馬上打通電話與房東簽約了。「我們沒有和別人一樣思考那麼細緻。」

然而在開店前的數個月裡，一家左思右想，仍不知道要開什麼樣的一家店，甚至最後決定開餐廳，菜單也是開店前十天才決定。

徐翌榕是DOUMO的創意總監，開店前協助設計DOUMO店內的視覺感。是燕子一家的好朋友，也可以算是燕子一家的環保啟蒙。雖然現在的工作忙碌，然而回想起燕子一家仍意猶未盡，「他們一直給人有溫暖的家的感覺。當初就給他們一些店裡規劃的建議，營造家的氛圍。」徐翌榕常常看老闆娘臉書分享新菜色，知道他們都是用天然的食材，他們會注重很多小細節。」因此在燕子一家開店前，想起曾經幾位開咖啡店的朋友使用過不鏽鋼吸管，決定送了幾根玻璃吸管給他們。

燕子回憶：「那時候我們看了很开心啊！所以我們就想說試著用用看。」謝謝DOUMO一開張，全店便開始使用玻璃吸管。數週後，羅士翔回嘉義老家的路上，看到一家文創雜貨店賣玻璃吸管，想起店內冷飲需求漸漸提高，便又多進了一批。後來認識QC館老闆朱學傑以後，又放置一批不鏽鋼吸管到店裡販售。

一直以來燕子一家其實都有環保的觀念。「只是沒有成功過。我太太有買餐具，帶出去一個禮拜後就不見了。因為我們兩個很散啊，我們連小孩都丟掉過。」羅士翔說：「後來有很多事情其實都是被徐翌榕影響的，像我們店裡的衛生紙是用再生紙製成的衛生紙，菜單也是用再生紙列印，再來就是環保吸管。希望這樣能去減少一些一次性使用的垃圾。」

全店使用環保吸管

2017年1月21日開店以來，每天的人潮從沒變少過。早餐、午餐時間，若沒有事先電話訂位，一位難求。打從一開始，除了德國香腸以外，所有的水果、麵包、生菜，都是一大早去採買最新鮮的食材，加上店裡多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冷飲則是使用玻璃吸管，外帶杯也不使

“雖然很清楚那可能只是那億萬分之一的幫助而已，
但是有做總比沒做好，讓每件對地球有幫助的事情一件件去慢慢累積起來。”

用塑膠吸管，而是使用紙吸管。羅士翔與燕子的用心，漸漸在附近打響了知名度。

葉梁羽是DOUMO元老級客人，現在是一名研究生，也是一位環保倡議者。2017年中因為一張「空心菜吸管」的照片在網路上傳散開來，引起眾多討論。「一開始和朋友經過這裡發現這家新開的店，我和朋友在外面看菜單，老闆後來招呼我們，我們就進去。後來發現他們是用玻璃吸管，也發現連DOUMO的衛生紙也使用再生紙製成的衛生紙，真的很棒。」偶爾只要有閒，就會來到店裡光顧。

第二次採訪DOUMO，是連假的週二下午，店內人潮絡繹不絕。葉梁羽與我在店裡趁著老闆偶爾的空閒，與老闆聊了幾句。

「會真的來光顧是因為我們環保、用環保吸管的客人比較少，大概就只有葉小姐吧！」羅士翔邊洗著餐盤和吸管，邊笑道：「不然大部分的人可能就覺得這很可愛、很酷，大概就這樣。」

「當初要用的時候，顧客會有疑慮嗎？」葉梁羽問。

「其實有疑慮的人不多，但是通常有疑慮的人我就會給他們看刷子，看完都覺得還好。而且我每天都會消毒。其實不會有什麼疑慮。」

「那成本呢？玻璃吸管其實比塑膠吸管還要貴很多吧？」葉梁羽問。

「其實成本我沒有特別去算耶。大概估計的話是十比一吧。」

一般店家考慮是否換用環保吸管的顧慮，一是成本考量，二是環保吸管本身的壞損，三是清洗的難易度，四是店內規模是否能負荷環保吸管的使用。成本上，玻璃吸管一隻一百餘元，加上清洗吸管毛刷也是相當大的開銷，一支大約七八十餘元；羅士翔提到，謝謝DOUMO開店十個月來，店內目前使用十根玻璃吸管，除了兩根玻璃吸管曾經碰到不明油污而更換、兩根因清洗不慎破損，其餘皆完好至今。

停頓了一陣，羅士翔忽然道：「我很討厭洗吸管。」

葉梁羽非常驚訝，問道：「咦，為什麼？」

「因為這個刷子，握把握久了會痛。所以我都洗完杯子、盤子，最後才洗吸管。」

我問道：「那你從開店到現在用了玻璃吸管和紙吸管也半年多了，有懷疑過說自己為什麼要這樣，或者考慮換回塑膠吸管嗎？」

「完全沒有，完全沒這個打算。」新北永和謝謝DOUMO餐廳羅老闆不假思索的說。「畢竟原本一開始就沒有很想要去用塑膠的吸管。多做這些真的沒什麼。至於紙吸管我覺得這批用完我也不會再用了，畢竟它也是一個消耗品。雖然很清楚那可能只是那億萬分之一的幫助而已，但是有做總比沒做好，讓每件對地球有幫助的事情一件件去慢慢累積起來。」

平凡家庭、理想與環保意識的融合

一家人的生活重心漸漸以DOUMO為核心，羅士翔在吧台外製作飲料，燕子隔著布簾在廚房內製作早午餐，假日三女兒和四女兒也會到店裡幫忙，負責招待客人和點餐。原先設計餐廳

時，也把家中養了七年的流浪貓的形象也設計進去，但考量到衛生問題，最後決定將愛貓放在家裡，然而在店裡仍然可以看到許多插畫和照片有著愛貓的身影。

過往商業價值導向的餐廳的空間相當制式，顧客在店內的記憶僅僅只剩座位、食物、結帳。然而綜觀DOUMO的格局，空間雖不大：四個雙人座，一個長桌，數個單人座，加上外頭的自由座，大約僅能容納十幾個人，加上老闆羅士翔工作的吧臺，和不到雙人床大小的小廚房。工作的場域擁擠些，但客人的座位卻相對寬敞。除了桌上的玻璃吸管不同其他的餐廳，玻璃牆上、吧台上有著老闆娘燕子逢節將近所採購的乾燥花，而店內深處的牆上放著幾幅畫，是羅士翔獨愛法國當代藝術家娜塔莉·樂特富有想像力的畫作，還有燕子獨愛幾幅日本當代畫家畫在磁磚上的貓咪特寫。在小小的空間裡並存著兩人的喜好和夢想，毫無違和感。

進門後數步的距離可以看到一個矮櫃，上頭放著數十本老闆精心挑選的書籍和販售一些由環保吸管廠商QC館提供的環保吸管組。「正常狀況下平均每個禮拜大概會賣出一支，但也不是每個禮拜都有人買。」

羅士翔笑道：「第一次看到的人偶爾會好奇去看看，但我也沒特別去注意那邊有沒有少、有沒有人不小心拿走。」老闆的隨性總令人很是驚訝，我和葉梁羽甚至不免為他擔心。

葉梁羽提醒老闆：「不能這樣啦！這樣如果有人不小心拿走老闆你很吃虧的！還是要注意一下！」

羅士翔聳聳肩，笑道：「我還是相信我們客人啦。」

從一開始可說是「意外」的開店，到現在已經滿一年。燕子一家漸漸熟悉早午餐店的步調，經營上慢慢走到相對穩定的態樣，雖然獲益並不多，有時更是相當疲憊，但燕子一家仍然享受這樣的生活。「有一次甚至燕子在廚房裡面臉色發白，因為真的忙不過來，外頭客人太多，我有時不注意就直接客人進來，但妻子已經在裡頭忙到焦頭爛額，看到我接客人就會很無奈。」

燕子笑了笑，說：「但真的，想開店並不是想營利，如果要賺錢的話，我們也不會想特別去挑食材、用玻璃吸管。我只是覺得，一個家可以共同的去做一件事情，是我一直很想要很想要做的事。」羅士翔也支持燕子的想法，也因為出自於愛，當時的他才決心辭掉原先的飯店業工作，開啟了燕子一家的開店生涯。

「能開多久我也不知道。」羅士翔坦白的說：「或許兩三年，不一定，畢竟這份工作並不是一份簡單的工作。現在就是好好過每一天。」

“ 之後會想放一些對台灣的人事物友善的東西，DOUMO想成為這樣的一個店呈現給大家。 ”

“人類本來就很糟糕，從各個面向去消耗地球，但對我來講，我覺得我已經是有罪的人了，我能不能省一條罪下來，能省一根吸管就省一根吸管。”

除了環保吸管、幾張愛貓的插圖和精心挑選的藝術磁磚，保羅·科爾賀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陳綺貞的《不在他方》等幾本受不少年輕族群喜愛的書籍，以及許多日本文學與旅遊的書籍，甚至還發現一系列的《火人》紀實漫畫，都能在不鏽鋼吸管底下的書櫃內尋得到。

「有些是我的書，有些是老闆娘的書。」羅士翔頓了頓，忽地靈光一閃，道：「最近我新買了幾本獨立創作者畫的關於臺灣消防員的紀實漫畫《火人》，之前還有一套在上排，關於臺灣茶葉故事的紀實漫畫，那也是我有在關注的一些獨立創作者所畫的。」

「之後會想放一些對台灣的人事友善的東西，還有一些環保的文宣或書籍，DOUMO想成為這樣的一個店呈現給大家。」

相較於謝謝DOUMO的隨性，社運圈的朋友熟知的「老丹」陳致豪除了平時在臉書會發表關於公共議題的意見、在許多社會運動場合可以看見他，他也是「為了海龜 玻璃吸管」創辦人之一，並經營臺中市默契咖啡。從街頭訴求到店內身體力行、自發性呼籲改變，從店內換用，到成立公司推動使用玻璃吸管，「其實會走進這樣的倡議推廣，真的還是太晚。常想，要是默契能再早幾年全面換用環保吸管不知道有多好！」

Part 2

從全面罷免到環保吸管 默契咖啡陳致豪

2014三一八運動之後，從四月份到隔年三、四月，一整年的時間陳致豪和一群夥伴在街頭推動臺中市「全面罷免」，呼籲汰換掉不適任的民意代表。在街頭擺攤時，很常購買手搖杯來喝，有些夥伴會使用不鏽鋼吸管，或者是自備環保杯去裝。「我們夥伴之間在想，不如我們就做幾套環保吸管自己用。大家都覺得這個點子不錯，剛好有位曾經在實驗室服務的夥伴，對於玻璃相關的料子很熟，便決定使用實驗室燒杯常用的Pyrex玻璃製作玻璃吸管。」全面罷免結束後，原先參與全面罷免的同事認為，或許可以成立一個組織推廣環保吸管，因此在那段期間裡，團隊夥伴們嘗試去改良、測試吸管的管徑、尺寸，到後來發展出現在這樣用一個特殊構造的盒子盛裝玻璃吸管。2015年底，網路上瘋傳海龜的鼻子被吸管所插入的影片，「為了海龜」就此成立，陳致豪還協助製作了為了海龜的商標。

陳致豪說：「這是一條沒有在原本想像中的路。或許有人會質疑我們可能消費海龜，但一開始我們製造也不是想拿來賣，而是自己想用。看了那部影片，真的很想為環境做些什麼事情。其實換一個角度想，那時候正逢三一八學運剛結束，大家都很有熱血去投入運動這件事



情，工作變得不是很穩定，這種人很多。當時我們就在想，如果真的賣得動的話，能夠因為這樣提供幾個人來做這份工作的話這樣也很好。」

默契咖啡始於2006年，最早以前是使用黑色塑膠吸管，「常常看到垃圾桶就是黑色一坨都是塑膠吸管。」後來歷經一段轉型期，包括2015年部分換用不鏽鋼吸管，直到全面罷免後，批了一批夥伴的玻璃吸管到店裡試用，至今，全店皆使用環保吸管。

陳致豪說：「如果是成本上來談，我沒有特別去算，但我覺得沒什麼差別。以前買不鏽鋼一支要一百八十塊，那我店裡如果買四十支好了，就是一筆錢嘛，但你要想，就是一次花下去啊，也不需要一直換。現在是自己（為了海龜）在生產，可以用比較低的價格去給店家，像我們現在一支是五十塊一支，如果他們店裡面願意來換用的話，如果像我們一樣，買個四十支，一支五十塊，也才兩千塊。如果是就顧客的角度而言，有的人會在意是不是洗得乾淨，我就會說如果洗不乾淨，我可能會比你更慘；也有的顧客想要咬吸管，結果發現不能咬。是蠻難想像客人會顧慮的事情。」

2017年初半路從平凡轉行創業的羅士翔，和一直以來投身在許多社會運動的陳致豪，正使用各自的方式與社會呼籲和對話。環保吸管在台灣已漸漸的蓬勃發展，欲撼動消費者對於「塑膠吸管」的價值觀——或許在享受之餘，我們能接受一些不方便性，為這個世界多貢獻一點。他們也用行動證明，這些不方便性並不會造成個人或店家無法負荷的負擔。

「如果環保吸管買了不去用它，其實也是一種浪費。當然如果真的能不用吸管，那是最好。」陳致豪抱持寬容的心態看待，期待人們最淺的第一步應當先存有環保意識：「人類本來就很糟糕，從各個面向去消耗地球，可能有人以為可以跨越了那條線，想說再多消耗一點沒差，但對我來講我實在沒有辦法這樣想，因為我覺得我已經是有罪的人了，我能不能省一條罪下來，能省一根吸管就省一根吸管。」

「當每個人都往前推進一點點的時候，那個力量其實是很大的。」

困境與展望

環保吸管經營並非無路可去



從推動個人使用、到店家「全店換用」，到向海外推廣。現今臺灣已有許多廠商正製作環保吸管，不少人也早已投入心血在推動環保吸管的使用。



為了海龜推動「全店換用」

「為了海龜」2016年至今，平均每月約銷售出1000餘組玻璃吸管。開業至今，長期推動「全店換用」計畫，目前全臺灣各地已有不少店家紛紛響應。今年更將「全店換用」列為首要的行銷目標，希冀更多的咖啡業者加入使用環保吸管的行列，現行方式是提供店家免費的試用服務。然而，新的「全店換用」計畫推行一個月來，卻僅三家業者願意嘗試試用。「為了海龜」的創辦人之一洪小雯坦言，近期銷售狀況似乎進到了停滯期，「有可能現在也是淡季啦。但我們一直想去嘗試不一樣的方法去推廣這件事情。」為了推廣「全店換用」，洪小雯親自走訪了五六間店家，卻總是還沒講出完整的理念，就被店家打發掉。默契咖啡換用環保吸管以後，同為「為了海龜」創辦人的默契咖啡老闆陳致豪一直在思考能為社會多做點什麼。不僅改變自己的習慣，他也時常分享給其他開店朋友默契在這幾年換用環保吸管的心得，以及執行上的經驗，鼓勵其他店家加入全店換用的倡議。

陳致豪說：「全店換用的效益是很大的，因為這樣消費者他就不用買了。期望我們真的有一天有機會我們可以去做到這件事情，如果從個人到店家，這些元素組合起來的時候，那就是一個力量，其他國家的人就會覺得臺灣很不一樣！」

QC館朱學傑：期望將環保吸管的觀念推向世界

QC館於2013年成立，剛開始致力於製作不鏽鋼吸管，開業後不久即受到不少迴響。「就是要堅持。」朱學傑用寥寥數語，一語道盡一路走來的艱辛。朱學傑原先是在南投產地販售水果，偶然發現：塑膠袋有環保袋、免洗餐具有環保餐具，但吸管這樣時常使用的物品，卻沒有任何非一次性使用的替代品，加上自己對於小孩的健康極為重視，朱學傑認為應當要做些什麼。因此毅然決然自行尋找工廠學習相關技術。

朱學傑說：「我們的出發點其實是除了對下一代、對地球、對所有生物、對人類社會的一些回饋之外，對我們自己來說也希望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現在的QC館，每月不鏽鋼吸管的銷售量大約是4000到5000支左右，至今還有販售其他環保材質的許多物品。QC館嘗試以社會企業的角色去推動環保吸管，除了國內的推廣，QC館也常會去國外參展，有不少當地夥伴也積極投入推廣工作，「目前香港澳門推廣的很棒，日本及北京都有夥伴剛開始開始推。」希冀把環保吸管的觀念推向全世界。

「我希望能把我想改變的東西呈現給四面八方的人，不管他來自哪個國家，都希望能跟他們做交流，希望他們能在他們的地方，所在的某個城市，他也可以去影響那個城市的人。」

與世界的實心對話 研究生的環保路



約訪葉梁羽在永和的謝謝Doumo早午餐店。週日兩點鐘。前幾天用臉書跟羅老闆訂了位，老闆安排我們坐到店裡較大的長桌。下午兩點鐘的Doumo忙碌依舊，老闆匆忙地招待我們過後，脫下腰巾，跑回家裡拿早早就售罄的麵包。昏黃的光垂灑在各人身上，散將開來。葉梁羽髮長及肩，穿白上衣外搭一件深色外套，腳著長靴。約訪前還特地問了我需不需要拍照，「我怕我穿太邋邋去。」

葉梁羽，一名目前從事濕地法相關研究的臺大森林系研究生。2017年中，以一張「空心菜吸管」的圖文在社群網絡傳播開來，意外地引起眾多的討論。

買後不理負心漢，不如一根菜吸管

近年來，各大募資平臺興起，2017年5月10日，募資平台出現一款「專屬給臺灣人使用」的食物袋，引起網路上的搶購熱潮。葉梁羽說：「那個食物袋最早來自西班牙，但是西班牙的食物袋不適合盛裝熱食與湯麵，不適合臺灣使用，所以他們就改良了一些，他們就說這真的是為臺灣設計的食物袋，做了十八種花色，吸引許多平常不會關注環保的人想要拿這個東西來用。」募資僅一個多月，募得經費比預期超過2404%。

感於類似的環保風搶購熱潮，葉梁羽思考著背後的环境成本，「如果大家買了都沒有用這些東西，那是不是買了更不環保？」葉認為，評估自己是否真的會使用再行購入，才能真的達到「環保」的目的，因為並不是買了標榜環保的東西就一定會比較環保。於是在個人臉書頁上po出一年前早已拍攝完成的照片，題為「買後不理負心漢，不如一根菜吸管」。

許哲璋是一位獨立攝影師，約訪時一襲黑襯衫，細框眼鏡，短髮瀏海向下流淌，也是這張照片的攝影師。大學三年級就開始從事這份工作，兩年後便開始經營自己的粉絲專頁「哲攝光」，拍攝人物寫真，獨立接案。看似外表含蓄，聊起攝影專業來卻是頭頭是道。葉梁羽與許哲璋同樣念臺灣大學，在學籍上雖然相差兩屆，但其實都同樣都是民國82年生，一個是學年初，一個是學年尾。現在相熟的葉許二人，雖然平常在現實生活中不常見面，但在網路上常常盡情的聊天。

「從大學認識她，她一直是一個蠻有想法的人，也是一個很有行動力的人。」許哲璋道。去年三月，許哲璋問了好友葉梁羽願不願意讓他練習人物的棚拍，葉欣然答應。後來想起那陣子很多人因為看了海龜的鼻子不幸被吸管插入的影片在YouTube上流傳，開始有一波購買鋼吸管的熱潮，因此有了拍攝空心菜吸管的想

「那時候我在吃湯麵的時候裡面有空心菜，我就拿裡面的空心菜喝湯，挺無聊的。」葉梁羽邊笑邊說：「就是拿空心菜在那邊吸湯。想起之前環保吸管的討論，很多人在討論鋼吸管或玻璃吸管真的環保嗎？那時候就想，如果要說什麼吸管最環保，最沒有環境成本的話，那就是天然製的啊！如果我們拿空心菜來當吸管的話，他就不會有買了不用也不環保的問題。」就這樣有了拍「空心菜吸管」的念頭，許哲璋也覺

得這點子不錯，便著手開始拍攝工作。

「我在想看什麼時候可以po上去會引起大家注意。」回憶起今年中旬更換臉書「空心菜吸管」大頭貼，葉梁羽說：「想說要等有大家那種團購的風潮，才能借力使力啊！」

「可是拍完那張照片你積超久才生出那篇文章欸！」葉梁羽數年來的好朋友許哲璋打住葉的話，半吐槽的回應她。「之前地球日你也沒藉那個時候發文。」

「沒有，沒有！因為我在等時機啊。」葉馬上澄清，「而且那年的地球日討論度不高，可能效果也會很差。」

「然後就一直錯過各種時機啊。而且你應該不是等待時機，要引領風潮啊！」許哲璋笑道。

「因為引領風潮就是走在更前端，我又不是什麼大人物，當然是要搭上一個風潮然後上去，大家就會覺得說這不錯喔，效果才會好嘛。」

一年後，2017年的五月，pockeat食物袋購買風潮在各社群網站興起，號稱「給臺灣人專屬的食物袋」，葉梁羽覺得確是時候了，便在臉書個人頁發表出一張照片、一段文字。沒想到意外在臉書社群裡傳開，數千餘讚，一千多則分享。

葉梁羽說：「我真的沒有想過會有這麼多迴響。不過空心菜吸管比較像是一個理念的傳遞和引起大家思考的磚頭，而非真的要執行。那時候我真的就只是希望大家使用這些東西之前好好的想想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再決定去用。」

從地質系到森林系，從普羅大眾到環保倡議者

2015年，葉梁羽剛從地質系畢業，然而她對地質系並沒有熱情。大四時去旁聽了森林系的課程後，發現自己很在意環境與人的關係，因此決定報考森林研究所。於此同時，朋友跟她談起網路上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簡稱TAMEE）在澎湖望安鄉的海龜保育中心舉辦為期一個月的解說志工活動，「之所以對望安有印象，是因為之前在做地質調查的時候曾經來過望安，望安島很小，騎摩托車環島只要大概十五分鐘。」葉梁羽回憶，站在望安至高點——一天台山，環顧整個島和點點村落與平房。整個望安島像是一個遺世而獨立的存在。一直以來都在都市長大的她，很難想像住在這樣一個島上會是什麼樣的感覺，因此一直惦記著這個島。

【買後不理負心漢，不如一根菜吸管】

節錄自「空心菜吸管」貼文文字。

文字擷取：葉梁羽臉書

昨天中午pockeat食物袋的募資實在太驚人了，早鳥優惠10分鐘秒殺，兩個小時就達到100萬的目標。沒想到一個設計好的環保餐具竟然這麼吸引人，讓平時不會特別帶環保餐具的人也想跟著用。

開心之餘，想到之前鋼吸管也有一波類似的購買熱潮。而不論是鋼吸管、食物袋、還是任何環保用品，背後都有相當的環境成本；也就是說，環保用品其實並非全然對環境沒有負擔，甚至某些情況下環境成本比塑膠還高。

以棉布袋為例，一個棉製的環保袋需被使用130多次後，才能跟一次性塑膠袋一樣「環保」。鋼吸管是金屬製品，製造過程消耗的能源往往是塑膠的數倍。真要說最環保的用具，那就是取自天然又加工最少的素材了吧，像是我懷中的那把空心菜XD。講這麼多，應該會有些人覺得環保人士怎麼那麼煩，人家買環保餐具有意見、不買也有意見。地球上的人都去死一死不就最環保了？乾脆都不要吃不要活。

其實也沒錯啦，但目前看起來人類還是不可能短時間內滅亡。所以實際一點，其實我們只是想表達：所謂環保，就只是好好珍惜使用資源，把每個拿在手上的東西用好用滿。如果今天拿了一個塑膠袋，用到海枯石爛他還不爛的話，塑膠也不再只是會造成危害的材料；但如果買了一個食物袋卻放在家裡不用，到最後沒用幾次就進了垃圾桶，還不如在最一開始就不要購買。

然後環保其實真的比較麻煩，但「生活中的每個選擇，都是在為未來想要的世界投票」。我一直都相信即使只是微小的改變，這個世界都可以因你而不一樣。



近年來致力於海洋教育的海湧工作室^{註1}創辦人之一郭芙^{註2}，2015年也在TAMEE工作，在望安結識了葉梁羽。「那時候看到她的履歷就很漂亮啊。臺大。吃苦耐勞。」郭芙笑道：「後來錄取過後，很印象深刻是她是一個很愛搭訕路人的人，而且很愛講冷笑話。」而在活動前的解說志工培訓中，郭芙更發現她是全場唯一會用錄音筆錄音，下課後還會做筆記的人。

「淨灘」在葉梁羽的生活裡，原本只是一個名詞。在望安當解說志工，利用空閒的時間，葉梁羽便會跑去參與同在望安的另一個單位舉辦海洋保育營隊聽講座、淨灘，當時郭芙正帶領著營隊。郭芙補充：「他淨灘的時候也很認真。」又是一陣笑，似乎相當滿意這些行動成功的又影響了一個人。

葉梁羽說：「原本覺得廢棄物問題沒有很嚴重，那時候的我自認為還算關心環境，覺得用一下免洗餐具也沒什麼。跟著TAMEE的營隊去淨灘時，遠眺望安的海岸線都很乾淨，還想說我會不會沒拉圾撿。可是我們一群人大概三十幾個人，撿了半個小時而已，才不到整個海岸的六分之一，共撿了超過一百公斤。那時候的我相當震驚，這麼乾淨的沙灘才撿那麼一點就有一百多公斤，那整個沙灘應該就有超過六百公斤以上的垃圾吧！這樣的話，一般我們看到的沙灘又有多少垃圾？」

望安一行徹底改變了葉梁羽，從原本不是很在意生活中的細節，到今日如果出門的話都會帶上環保餐具、餐盒、吸管、食物袋。後來也跟郭芙聊起這件事情。郭芙笑道：「我們的初衷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自己是住在大自然，自己是很需要大自然的，大自然其實是很美好的。她就是一個很成功的範例。」看到現在的葉梁羽開始去影響別人，揪團，甚至去為環保發聲，郭芙開玩笑說：「她就是望安活動完、修行完後的一個成功的產物。」

郭芙在成立海湧工作室後，也很常找葉梁羽去淨灘。葉梁羽說：「認識海湧的郭芙和陳人平^{註3}，也跟著他們實際了解並參與淨灘之後，才真的知道這些事情背後有什麼意義。淨灘不僅只是撿垃圾，某種程度上可以讓人更深刻檢視地球因人類而造成的傷口，並深入省思生活中吃的用的與環境的關聯是什麼。」

<註1>海湧工作室：一個致力於海洋守護與環教教育的公司，由陳人平、郭芙等人創立。藉由親子共遊、淨灘活動等，為大自然盡一份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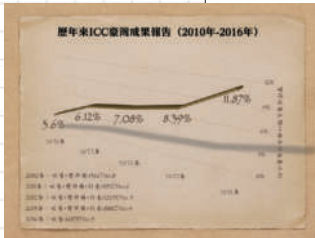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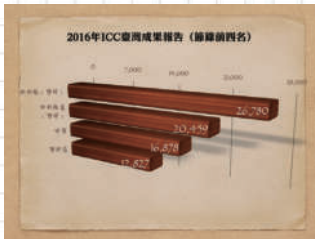
<註2>郭芙：年近而立，過去就讀海洋大學，從事海龜相關研究。過去曾在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簡稱TAMEE）工作，現為海湧工作室創辦人，致力於海洋保育推廣。

<註3>陳人平：海湧工作室執行長，與郭芙共同經營海湧工作室。不願看環教遭受污染，辭去公務員，投入環境保護與教育推廣。

自我平衡與環保倡議的省思

臺灣ICC年度報告^{註4}為臺灣近年來海廢統計最為完整的資料之一，是由來自臺灣各地的NGO、學校、自發性活動等單位填寫表格統計出的結果。2016年的統計，塑膠飲料瓶沙灘海廢排行第一名，其次是塑膠飲料瓶蓋和塑膠吸管。

葉梁羽說：「我覺得環保的核心就是你知道自己跟大自然是一體的，願意在做任何行動之前都稍微顧慮到對環境會不會產生什麼影響。」望安行過後，葉梁羽更正視「減塑」的重要性。「拿吸管來說好了，有人說如果重複使用塑膠吸管不是更好？我



覺得是沒錯，不過這樣的設計原本就是要給人們一次性使用的，會有人擔心說可能不大衛生。我覺得重點是你拿到的東西，有沒有好好去珍惜它。如果不去珍惜，或者要使用的時候沒有帶環保吸管的習慣，那環保吸管也不環保了。」

「像我其實很少喝飲料，帶不鏽鋼吸管其實是給別人用的。」現在的葉梁羽，出門不僅帶上了環保餐具，開始也會為他人多想一點。有人需要喝飲料使用吸管時，葉梁羽就會詢問要不要用用看鋼吸管，「他們就會質疑很久，有的人會拒絕，有的人會說沒關係啦不用麻煩，我會說只要你介意不介意的話給你用沒關係，再給我洗就好了。有的時候他們就會說好。」

「不會有人覺得你太超過嗎？」我很直接的問。

葉梁羽頓了頓，說：「蠻多是在思考自己在環保的理想生活和現實的取捨，很多時候因為自己對環保要求高，會讓身邊的人有壓力，要去拿捏分寸。像之前的空心菜吸管。空心菜是大家共同的回憶嘛，想說這就是一個比較輕鬆、好笑的方式，才不會讓別人有壓力。」類似於網路上稱的「環保魔人」的稱號，葉梁羽對這樣的形象其實感到有些敏感與畏懼。今年碩三的她，一直走在極致追求環保與普羅大眾的橋樑上，做為以個人為單位的環保倡議者，不免覺得勞心勞力，更常常落入完美主義的窠臼。葉梁羽嚼了口巧克力，續道：「有時候甚至是有點激進。我會去過度要求自己，在還沒被人家攻擊之前，就先自己攻擊自己。」

一直從事環保工作至今的郭英，看待像葉梁羽這樣的「完美主義」：「記得我自己之前跟家人去簡餐店吃飯的時候，我竟然會不好意思在家人面前跟餐廳店員說我不要吸管，點完餐就相當坐立難安，我就跟家人說要去上廁所，然後偷偷跑去跟店員說不要吸管。真的會挺有壓力的。我想她也有類似的經驗啦。如果是一個人做的話真的很孤單，但如果能幾個人做，我想會比較有自信。像我跟執行長<註3>會互相鼓勵。有沒有夥伴真的是蠻重要，讓執行環保這件事情不會那麼痛苦，或者是不要太在意別人的想法。」

「其實她這些生活方式對我或對她其他朋友比較像是分享的感覺，不會讓你有太大的壓力。」好友許哲瑋多年來認識葉許久，聽她瑣碎的大小事，認為這樣的糾結她應當能順利調適：「我覺得他有一直想要去找到一種平衡吧。」

「環保大概是一種修行吧，或者是一種生活態度。」葉梁羽說：「至少我是這麼看待的啦。想辦法去取得平衡。」四點多的謝謝Doumo人潮漸漸散去。小小早午餐店的空間分外清澈。Doumo店裡音響傳來的爵士樂在木桌前繚繞不散，音符與字母在靜默的空間裡躍動。

「嘗試用環保的角度去了解自己，也同樣去慢慢了解別人。」

<註4> 台灣ICC年度報告：http://www.kuroshio.org.tw/newsite/article_02.php?info_id=132#。

一份報導的完成



「你怕不怕打擊？怕不怕挫折？你能堅持一生維護你的理想，施展你的抱負嗎？」
～楊牧《一首詩的完成》

關於採訪前後的轉瞬間

「我很痛恨洗吸管。」「因為這個刷子（握把握久了會痛）。」

「那你從開店到現在用了玻璃吸管也半年了，有懷疑過說為什麼要這樣，或者考慮換回塑膠吸管嗎？」

「完全沒有，完全沒這個打算。」羅士翔不假思索的說。

店裡一直有新的客人來。要是沒有訂位的人，幾乎很難找到有位子。店裡隨機的爵士音符流竄在空氣分子之間，激情又柔順。

這一切原本只是單單純純採訪之前曾po出「空心菜吸管」照片的研究生葉梁羽，她卻意外地幫我好多好多。原本謝謝DOUMO僅僅是採訪場合，卻意外發現這家店使用玻璃吸管，加上葉梁羽更是常客，採訪場合瞬間變成受訪對象。而葉梁羽作為元老級顧客與老闆的對話，更是幫助我好多好多，受寵若驚之餘，以為這個世界上不會有人支援我的思考駑鈍和貧乏的口語表達。抓住一條線，後面就跑出一大堆，倒頭來驚覺自己其實抓到的是一把線。原本想說繞過環保吸管大廠QC館先做做別的內容，繞了一圈大概還是去電訪QC，原本QC是作為主稿的收尾，後來覺得主稿太過龐大，便拉出來獨立一篇，也算是對這些辛苦且具理想的創業家致敬。

起初得知自己的導師是何榮幸與房慧真，當下更是雀躍不止。知道何榮幸是因為報導者甫上線，高中時期在哲學星期五的演講中，談起報導者懷抱對媒體的偉大理想與抱負，便由衷敬佩；而真正一賭慧真老師的丰采是到某年臺北文學季，老師與作家黃錦樹的對談，談東南亞的種種。只能說能見到檯面上的人物在眼前指導，真的能以「三生有幸」來形容完全不為過。

一系列的初訪把自己的主軸搞得有點混亂，多半出自於自己想做的實在太多。慌亂之餘除了私訊老師們，假日甚至「闖入」喀報的論壇攔截榮幸老師，還望能給予批評指教（猶記得老師推薦我去看報導者特約記者杜躍霖〈你買的玉蘭花是這樣來的——撐起數百弱勢家庭的玉蘭花產業〉，學習「說故事」。

為了不讓每個日子早上起床和晚上睡覺看的是同個窗同個門同個世界，避免自己天天在海

市蜃樓裡看著另一個自己自以為的精彩表演，走出社會的一點翻滾讓我能找到一點生活的平衡點。

這一系列的採訪大概也徹底改變了我，我開始在意生活中的細節，開始在意減用一次性餐具。（是同溫層裡口中說的「環保膠」!?) 看到葉梁羽包裡像百寶袋一樣拿出鐵便當盒、環保吸管、環保餐具、食物袋，驚艷曾經以為的累贅竟能在一個人生活中如此的理所當然。「空心菜是大家共同的回憶嘛，只是一個輕鬆好笑的方式，人家看了也比較不會不舒服。初衷其實是希望大家買的時候想想自己是不是真的要用，決定好真的要用、也確定自己會用的時候再去買。」

爭論環保似乎已經是長久以來無解的難題，不過「環保」行為在這些人們看來，只是希望能夠為環境和自然能減少一點點傷害，儘管僅僅只是億分之一，也好。

獨愛葉梁羽那句話：「嘗試用環保的角度去了解自己，也同樣去慢慢了解別人。」

想要的太多

關於主軸。一直拿捏不定。

我其實最想寫的是關於塑膠吸管與環保吸管的辯證，因為從網路上看，有太多太多爭辯不休而失去意義的言論，期待自己真能做為那個「橋樑」，讓民眾或閱聽人能真正依照這些「正確」的資訊去選擇自己所想要的。

在與慧真老師的信裡，老師推薦我去看陳信行的《看見不潔之物 工業社會中知識權威的文化實作》，還有《販賣懷疑的人》，裡頭討論關於媒體上的科學辯證，或用STS的角度切入。我期望自己能做到揭弊，能如同慕情說的提出「結構問題」。看來還是把餅畫大了。以為兩個月可以完成許多許多。

爭論誰到底環保是有意義的嗎？慧真老師提醒我，現在塑料吸管與環保吸管根本無法放在同樣天秤去評比，再者，「環保」如何去科學量化，也是一大問題。太多太多的變因與人觀念的混濁不清，讓我後來的主軸偏向是報導「環保吸管」，期望自己搜集全台各類型的環保吸管，講好他們的優缺、店家、消費者觀點，或許仍然能給閱聽者自主選擇自己想要「環保」的方式。

但每走一步，似乎就有人跟我做了一樣的事情。今年五月開始發想，2016年11月端傳媒已做關於吸管的相關報導「吸管革命：除了塑膠，我們還有什麼選擇？」2017年6月peopo公民新聞網發出的「環保吸管到底環不環保？」報導，不久後，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有人提議「塑膠吸管，全面收費1元」，數週來網紅「金魚腦」亦開始對於環保吸管做進一步的採訪和實體行動。又另外開始猶豫是否應該重複做這樣類型的報導。

直到榮幸老師提到「說故事」，要我說關於一個店的故事，才開始定調。

說好一個故事有什麼意義？到今天此時此刻，完成系列報導後，我還是不斷地詢問自己，我想要傳達給讀者的是什麼？

從陳致豪、羅士翔（燕子一家）、葉梁羽，象徵著不同世代的人、不同身份的人（50歲左

右、社運人士/接近40歲、普羅大眾/25歲左右、學生)是如何擁有環境意識並去與這個資訊流動迅速的世界對話與溝通：

陳致豪利用臉書的社會運動動員力量、加上店內的裝設與理想的堅持，持續推動自己所堅定的信念，推動「社會意識」，期望以個人的努力與推播，締造社會氛圍對環境意識「有感」。

羅士翔作為小康家庭，打破過往商業價值導向的餐廳的空間相當制式，使得顧客造訪店內的記憶僅僅只剩座位、食物、結帳，羅士翔將家庭故事與理想試圖融入店內，將自己想為店內塑造的形象（主稿文內所述的「友善臺灣的店家」），燕子不時因季節打造乾燥花，以及烹飪的有機食材，將枯燥的空間以「空間意識」投射，期望藉由空間的打造告訴群眾一個店家實踐環保其實可以做的不少。

葉梁羽利用個人力量，除了在臉書社團「不塑之客」常常給予臉友們環保知識，在個人頁面也會分享自己減塑的生活方式，甚至利用近年來興起的募資平臺，推動團購，期望大家一同響應環保理念。然而又會利用社群提醒眾人，勿因為一時熱潮而失去原先「環保」的初衷。平時，亦利用自己的行動（淨灘）支持自己友善環境理念。

三種世代與世界互動的方式顯而易見，還有更多的層次留在報導裡，留待讀者自行咀嚼探尋。

儘管想寫的還是好多好多。Doumo的故事讓我相當感動，可惜我不是一個很會說故事的人，無法好好的把燕子一家的故事說給讀者聽。我想寫他們家裡兩隻貓的故事，想寫Doumo老闆的心路歷程。想寫徐翌榕與燕子一家的互動。但皆因為報導與時間的侷限性而遭捨去。

又或許我還不是一個很會說故事的人，無論是情境鋪排、敘事描物，仍待日後細細琢磨。

以後的以後

八月中旬後金門一行回來，心理一直處於一個詭譎的狀態平衡。除了自我對於人際情感上的跌宕，對於即將升大學的恐懼亦隨之而來。嘗試撿拾早已破碎的自己，卻驚覺自己連彎下腰尋找自己的力氣也沒有，再也沒有力氣反芻自身。金門一行回來，至此放棄一直以來習慣的書寫，日記停滯在去金門後的幾天。直至近期趕稿的數日，逼迫自己能書寫，去反芻、思考他人的生命故事。

未來會是如何，自己也始終捉摸不定。然而任何事情始終都有其意義。言叔夏說：「世界的本質原本就沒有意義，但我們不給它意義就會失去自己，就會消失，就會不見。」儘管踩在將熄未熄的篝火之中，只要是意識的流淌與行為，必有其意義存在。

人生充滿著變動，持續出現的斷裂面令人措手不及，但我們得因著時代巨輪，被迫前行。

田野裡，許多故事也是一般。人與人故事的交集，一疊接著一疊。像這一切的斷面皆是安排好的，早已被某種社會意識緊緊編織而成。

如果去思考記者的職責，我想，應當是去釐清這一些編織，並將這些編織明示於眾。